



一技之长

杨建英

阅读刘亮程先生记述库车龟兹古渡老街生活的散文,深受感动!毕竟是大师行文,沉着、古朴,不事张扬、娓娓道来,却能直抵生活的真谛。文中谈及,新疆大学法律系大学生买买提,毕业后,在龟兹古渡老街西边,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低矮房子里做起了理发生意。

文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:“只是不能让自己闲下来。仅仅是这样。生意做到如今已没什么利润。买买提毕业三年了,找不到工作。头两年四处奔波,参加各种招工应聘考试。后来就死心了!他上了三年大学,花掉了母亲的积蓄,还欠了不少外账。他不想再回到库车河边那帮游手好闲的青年中去。他上了大学,原想能走出库车,跟他们不一样。现在,其实他又变得跟他们一样了!”

买买提的剃刀常常闲得生锈,为此,他不想干了!针对这一现状,买买提的师傅牙生对他说:“人得有件事在手上,大事小事都行。没钱花,穷一点可以过去;没肉吃,可以啃干馍;没有事情做,这一天可咋过?因此,人必须有一件事情抓在手上,牢牢守住!”

买买提当年二十多岁,活到师傅的年纪需要四五十年,这不是个小数字,打发这么多年,得有一件安身立命的大事情,可大事情在哪里呢?

刘先生这篇颇有纪实色彩的散文大抵写于本世纪初。一晃儿,二十多年过去了,可人们的生活观、事业观似乎没有多大变化。尽管“班味”已成为上年度流行词,“祛班味”一度成为了热点……但实际上,人们对事业(抓在手上的大事情)的呼唤,仍然是这个社会的刚需!

刷手机看到一个视频,说现在大城市出现了一种新生意叫“表演式上班”。就是有人租了房,搞成办公室模样,电脑、文件、茶水一应俱全,人们只需交些钱就能在此打发一天。表面上看,跟上班一样。听说,此生意很火爆,有不少人都来此消磨时间。

人需要工作,手上需要事情,钱不钱的,好说!可这一天天时光,该怎么打发?二十年前

库车老城青年(现在怕是早已成中年)买买提的困惑,如今在“北上广”这些大城市依然存在。

多年前,我曾在本报发表过拙文《半瓶子醋瞎晃荡》,其中也曾探讨过农村青年的出路问题。回到家乡,时常被人问起——当年,如果不来新疆,那么这会儿在做什么?

对此,我曾认真地回复,有多种可能——第一种可能:如果当年在学校能够好好学习,不是一天到晚忙着给女同学写“纸条儿”,我可能会读师范,教书育人。

第二种可能:就凭我对当年老家年轻人就业方向的了解,可能自己也会学门手艺。瓦匠?木匠?哎,身体太单薄,准是选学木匠活计。

支撑这个判断的参考是我的堂弟,曾是我的同班同学。当他还差一年就初中毕业时,申请退学,改做木匠了!

我不是在讲一个失学少年的悲惨故事。就上世纪80年代我们那所乡村中学而言,没有好师资,更没好学风。所以,早早学门手艺养家糊口,挺好!

其实,不要说上世纪80年代的青年了。就是晚清时候便有许多“在历史的发展中能比别人多看出两步棋”的人,也都选择多学才艺。老舍在其自传体小说《正红旗》中塑造的表兄“福海二哥”正是如此。这是一位熟透的旗人,他当“骁骑校”(皇城护卫)吃着“铁杆庄稼”,又去学油漆手艺,会油漆彩绘,经常给人装修宅院或油漆寿材(棺材)等。可那年初的旗人,大都是捉襟见肘、吃喝玩乐,不务正业的呀!

有道是:荒年饿不死手艺人。中国的这些老活儿,可能在某些阶段看似过时了、没用了、被人遗忘了!但它既没消失也没走远,它不定在哪个路口等着你,当你匆匆走过,它会对你大喊一声,把你叫住。

当然,学手艺,能吃饱这是饥荒年代的需求,现在的人,多多少少也会陷入本领恐慌……要我说:与其躺平,不如站起身学点什么。“抓一件事在手上,牢牢守住”,这是买买提的师傅牙生说的,也是我想对朋友们推荐的。



雪是雨的翅膀

杨梅莹

福建文友发来一张雪景图,还配了几段文字。

“这是我在某媒体上下载的,是你们新疆阿勒泰的雪景。”

“真美呀!”

“福建的冬天不飘雪,我没见过真雪,好想摸一摸……”

“今儿,我们这边在下雨……”

那雪景图是以水平线构图方式拍摄的。一棵落雪的松,一舍披了琼花的木屋,一地喧软的玉絮。远景是山、是树、是房舍,一片连绵的素白。

且不说,构图技巧的美,但就近处一袭落雪如画笔勾勒出的线条,让原本生硬的器物变得轻柔顺畅、自然明快,加之,酥雪的纯净,足以融化人的视觉。

这是一幅山村雪景图,至于是拍摄于白哈巴村,还是禾木村,或是其他,我无法辨识!反正,它是位于深山里的村庄,这一点毋庸置疑。那天,有点忙,看见她的信息时,早已是两个小时后,我正准备下班,于是,抓紧时间回复:“我把阿勒泰这不要钱的雪给你寄点过去!”随后,又在信息之后附了一个我惯用的微笑表情包。于我而言,这个表情包有两层意思——微信消息回复晚了的歉意,还有就是说说笑笑的表达。

福建冬天不下雪,我不知道,但夏天的雨我是经历过的。那年去福州很“幸运”地赶上了暴雨,天空像是被撕开了一样,雨水泄洪,一会儿工夫,大街小巷都积满了水。糟糕的是,大雨过后,是中雨,又是小雨,接着继续下中雨、飘小雨……或急或缓、或大或小,就这么循环着,如五线谱里流淌出的旋律,时而激昂似高山流水,时而低沉如静默大海……而我,是喜欢听雨的!

在福州就待了两天,而那雨也足足下了两天,直到我离开,也没有要停下“挽留”的意思。

那些浑浊的雨水在街巷里积成了河水。无论是骑电动摩托,还是开车,抑或搭乘公共交通工具,都会在水中掀起浪花,一波接一波,一浪接一浪,不停地翻滚。看着眼前的这一幕,我心想——如果把这些雨水匀给阿勒泰,该有多好!那么,阿勒泰广袤的戈壁、沙漠就会是水草丰盛的草原和绿树成荫的森林。阿勒泰降雨稀少,年降雨次数屈指可数,像福州这样的雨天,实属罕见!

阿勒泰少雨,但阿勒泰有雪,而且还是粉雪。每年进入11月之后,雪花便窸窸窣窣落下。山里更早,10月初,漫山遍野便会换上素衣,与落叶的冬树和常青的墨松绘成那种绝美的水墨画。

其实,雪花和雪花并不相同,就如世界上并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,雪花也是如此。它们各有各的姿态,各有各的特色,从翩然落地,到折翼成水,像是经历了脱胎换骨的蝶变。在阿勒泰,偶尔还下一种不能称其为花的米雪,状似小米,脆如砂砾,扬扬洒洒从天上落下来,于是脸上、手掌上,常常酥酥痒痒的,这便是那名扬天下的粉雪。如果说,雪花是雨的翅膀,那么,粉雪就是雪花的骨头。

阿勒泰的雪跟别处不同,轻巧、皎洁、素净,是因了自然环境的因素。有一年,从新闻报道上得知南方某地突降大雪,树木折枝,供电线路受损,灾情严重……当时,我挺吃惊——像这样的雪,在阿勒泰充其量算是中雪,不但年年有,而且,一年有很多场。查了资料后才知道,阿勒泰由于地处高寒区,雪的性质和形成机制较特殊,雪花虽大,但含水量低,比别处的雪花轻盈。

我喜欢大雪纷飞的日子,更喜欢银装素裹的景象,大地万物披上洁白冬衣,树木落满雪,或凝结了雾凇,宛如盛开的

一树玉玉;尤其在阿尔泰深山里,在雪的装扮下,每条山脉都像静卧的玉龙,与淡淡的云雾相接,分不清是山融入了云,还是云缠绕了山,仙境般的景致让人如梦如幻!

过去,生活在冬牧场的牧民,常用雪水烧饭、煮茶、洗衣裳。牧民不缺饮用水,而是,他们觉得雪水营养价值比自来水和井水高。我母亲也这么认为,她说:“雪水是无根水,喝了对身体好。”

年少时,我家住乡下,房前有个大院子,大概有两三百地那么大。院子被横向分开,一半是空地,一半是土墙隔出来的菜园。空地上摆着柴草,搁着各种农具和家什。到了冬天,院子里一片素白,就连菜园里那棵长得歪歪扭扭的老榆树也披了一身冰花,像个傲娇的冷艳女子。我想,这应该是老榆树一生最高光的时刻,属于它最美的光景!

我们把刚落地的雪叫“新雪”,反之,就叫“旧雪”。新雪喧软蓬松,晶莹剔透。若在晴天,满院准保银光闪闪,像是被撒了碎银。遇到大雪天,雪一停,母亲便吆喝着“快去院子里采雪”,还跟着我们一起动手,重点是监督——因新雪洁净可以食用。那会儿,家里没水井,也没自来水,吃水要到很远的渠里挑,这也是母亲让我们采雪的另外一种用意。

在她的指挥下,我们首选高处的雪,譬如墙头、柴堆、草垛这些地方;其次是菜园。母亲认为食用这些地方的雪,安全。至于空地上的雪,看起来干净,说不定早有人或猫狗踩过,毕竟要入口。为防患于未然,母亲宁错失一座山,也不取一瓢儿。

“怎么能保证猫狗不进菜园,或者,不上墙头和柴堆?”我心里这么想着,可终究还是没敢说出来。

“采雪时要断根,不能采到接触面的雪……”母亲认为那些雪脏,而且还生了根。因此“无根水无比纯净”,我劲头十足,甚至跟着哥哥们爬上了屋顶。

为了储存更多雪水,我们采用快速、多元化方式化雪,把雪倒进锅里、将盛满雪的铁桶搁在煤炉上分别加热,雪团融化,体积变小,我们不断往里加雪……直到雪水装满家里大大小小的桶、盆、罐,甚至,连盛汤的大碗也派上了用场。

采雪时,我们总会忙中偷闲吃上几口,大人见了从不责怪。雪吃进嘴里,先是一阵冰凉,扎牙,随即化成水滋润了口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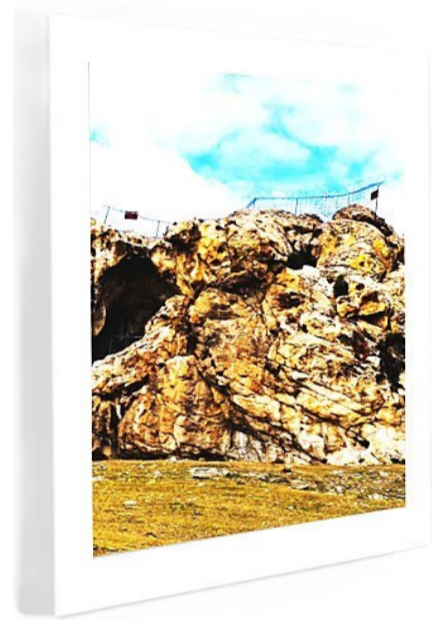
除了取新雪,我们还采旧雪,主要用途是洗衣服、洗头、洗脚的。采旧雪要求不高,纯净更好,略带点杂质也无妨。不知道是被教导有方,还是雪水真的神奇,那时的我用雪水洗头、洗脸之后,感觉发质顺滑、肌肤润泽。

因了年少时与雪的这段情缘,也因了雪的洁净,我对情有独钟。在我看来,文友发来的雪景并不美——冬天的阿勒泰,随手一拍便是一幅精美绝伦的大作。当然,对于没见过雪的文友而言,则另当别论。

那一晚,当我走出办公大楼时,天空正飘着雪。究竟是第几场,我没记清!忽然,又想起给文友信息后附的表情包——现在的年轻人吐槽时多用“无语”代替。但我习惯了,以为它仅仅是一张笑脸罢了!于是,担心文友误解,赶紧掏出手机准备撤回,不承想,她已回复:“好啊,好啊!”还递了一连串不同的开心、快乐表情包。

此刻,我有点懊悔,仅为那一句“我把阿勒泰这不要钱的雪给你寄点过去!”的玩笑话。试想,雪怎么能邮寄呢?看着路灯下翻飞的雪花,如翩然的千万只白蝶,飘逸,轻盈,它们在我眼前慢慢融成一滴滴雨珠,或是一串雨丝。

“雪是雨的翅膀。”忍不住我又回复文友。或许,这是最美的答案。



地名,头摇得像个拨浪鼓,“那地方听说过,可从来没去过。”朋友经不起我的劝说,一早出发,前往喀拉布勒根乡的唐巴勒塔斯村。一路走走停停,见人就问。老话说:路在脚下,但在嘴边。我们知道方向是对的,可就是走不出无路可走的荒草地。牧民淳朴善良,遇到不知所措的我们,一遍又一遍详细介绍、说明:“手臂甩出去,手指指向高处、远处,绕过这个山包,左拐、右拐,没路很正常,方向和目标一定要准确。”

或许,上天感动于这份真诚,我们终于找到一块黑色的花岗岩石碑,上面写着“唐巴勒塔斯洞窟彩画”。原本以为能喘口气,抬头一看,空旷的缓坡上方有个巨大的洞穴。如何登上洞穴的焦虑,迅速冲散了找到具体位置的喜悦。“巨人”与“小矮人”经过一番博弈,“小矮人”成功说服“巨人”。我们决定采取的策略是曲线攀爬,过程费时又费力。我的心理准备就绪,在“巨人”朋友的带领下进发。

千万不要小瞧了我的“巨人”朋友。其体型虽魁梧、壮硕,可爬起乱石山坡,那可是灵巧、轻松。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,屁颠屁颠地跟在其后,小心又小心、谨慎又谨慎,生怕踩个空或四脚朝天,影响向洞穴前进的步伐和进度。洞穴位于半山腰,距地面约30米,海拔高度超过1100米。我顾不得仪态,抛开讲究,手脚并用“狗刨”。我们从洞穴顶部绕到洞口,其中经过几处悬崖和石头间隙。处处是挑战,而我们心中只有一个念想——绝不能放弃,更不能半途而废。无论“巨人”还是“小矮人”,那坚定的信念,比洞穴的石头还要坚硬。

洞穴被铁栏杆围住,这里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。古人真有智慧,能在不起眼儿的悬崖峭壁处,怪石嶙峋的草坡上方找到这块避风挡雨的宝地。洞穴洞口朝东,能看到日出时的第一缕

光。若以洞穴内人的视角观察,前方开阔,延绵的草地若有若无,消失在远方。这样的高度差,让人有了居高临下的气势。蓝天白云之下,绿草芳菲之上的牛羊马驼,尽收眼底。老人口中的“紫气东来”,或许就是此番景象。成群结队的家畜,观洞前的草生、草长、草枯的悠然心境,是难得的贵气、紫气。洞穴半开,人站在洞穴前,需仰视。洞穴高10多米、深10余米、宽20余米,身材高大的朋友在洞穴前是个小矮人,我则显得更为矮小。刚刚经历过不堪讲述的攀爬窘态,能够站在近在咫尺的彩绘岩画前,我倍感珍惜与眼前无名石头堆相处的每分每秒、一时三刻。

洞穴石壁上为数组赭红色图案,极为简单。大道至简,绘画者想表达或记录的情感或叙事简单到抽象。近乎圆形,非圆形。近乎椭圆形,非椭圆形。既然抽象,那就各花入各眼、各形入各心,标记、符号、图案,圆形、椭圆形、线条,我分辨不清!或人面、或五官眉、眼、嘴、胡须,又或太阳、月亮及其“丁达尔效应”中的光线“通路”,再或中国古代中原朴素的审美观“天圆地方”中的“天圆”。人脸上方22道平行红白线,红白线组成的弧形圈内有一对眉纹,纹下有三只眼睛状的图案。三只眼睛是人的心灵之眼,还是天地之间的“万物之眼”,又或是渺小卑微者颇具仪式感的虔诚心,更是对小人物的敬意和尊重的抽象表达。红白线勾勒的椭圆,圈套圈、圆套圆,看着看着,我入迷且出神,旋转之余有些眩晕。有学者云云,眼前的彩绘岩画是古人朴素的自然观,是古人的生育观,或是特殊的天体现象。而此时的我,只知道接下来,我如何下到草坪是个老大难!多亏有“巨人”朋友连拉带拖,多方妥帖照顾,我毫发无损地落地。当我的双脚接触柔软的青草地时,真想学着家畜在草地上摆“大字形”,打个滚、撒个野,向彩绘岩画的创作者致敬,大声呼喊肆意撒欢。

三只眼睛是人的心灵之眼,还是天地之间的“万物之眼”,又或是渺小卑微者颇具仪式感的虔诚心,更是对小人物的敬意和尊重的抽象表达。红白线勾勒的椭圆,圈套圈、圆套圆,看着看着,我入迷且出神,旋转之余有些眩晕。有学者云云,眼前的彩绘岩画是古人朴素的自然观,或是特殊的天体现象……

唐巴勒岩画

刘妍

一山又一山,一水又一水。山水相连,转山绕水。莫名地,我来到了富蕴县。何为天机,大约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的时机降临,就是天赐良机。对我而言,兜兜转转,就是不可泄露的天机、不可言喻的良机。

初到富蕴县,已是凌晨。朋友上山了,他叫了一位男性朋友接机。我抬头望着这位朋友,身材高大,身形魁梧,大圆脸,瞬间有了距离感和陌生感。车在漆黑的夜里疾驰,路两旁没有建筑、没有灯火、没有树,越朝前走,连过膝的草也没了。机智的我,打开手机导航,突然发现对方的方向走反了。我的手机电量显示剩余8%,车窗外黑乎乎一片,深不见底的样子,车子的远光灯仿佛是这个世界仅剩的一束光源。我的心情发生了微妙变化,小心翼翼地提醒对方:“方向错了!”而对方则坚定地表示:“没有。”这让我微妙的心情变得越发复杂。大约过了半个小时,对方猛地说了句:“呀,方向确实错了!”调转头头的瞬间,我总算松了一口气。

富蕴县被乌伦古湖和额尔齐斯河分成三块地理板块。奔腾不息的冰川雪融水滋养了这里的万事万物,天、地、人,无一例外!山山水水,将这里自然地地理地貌分割,有了截然不同,径直而垂直的分布。富蕴县由南向北分布着沙漠、戈壁、河谷、草原、森林和山脉,而处于河谷的富蕴县城,夏季则凉爽宜人。县城上空如有一台外挂的空调机,保证县城里的人们,一草一木、一花一树,在清清爽爽中“叹世界”,尽情享受日光浴。

终于等到朋友下山了。刚从夏牧场回到富蕴县城,长途跋涉,崎岖颠簸的山路,人多少有些疲惫,毕竟朋友还是位上了岁数的老人。朋友与接机朋友,身形、体格相仿。他们站在我的面前像是巨人,而自己仿佛是童话故事中的小矮人。我提出看些有趣的岩画,不过车程有点远,距离县城60公里,山路不好走。土生土长的朋友听了

